



姚少師壽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忽顯雲旂

却說中原地方連歲災荒最慘之處莫如山東河南北直其江北淮揚諸郡尚有一半收成唯淮西之廬州與安慶蕪黃一帶是年年大稔的景開府練兵教民休養數載已成富強之勢聞得濟南兵困民疲不能北伐日與馬維驢等商議要進取安慶蕪黃爲渡江之舉羅驢曰安慶三面環江在孫吳時爲重鎮若南人據此可以北窺中原西扼三楚卽荆襄上流之師亦不能直下乃要害之地今與廬州唇齒相接非我去克彼卽彼來襲我彼之慎重而不敢進者力未足耳今開府兵精糧足將士齊心朦朧戰艦不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一

下數千我從濡須水出臨大江合舟師三而攻之其東北一面爲大龍山逼近城隅挑過三千壯士占據山頭俯瞰城中彼何所恃而無恐此陳友諒之所以被余忠宣也諸將士皆稱勝算各願盡力致死所以景僉都上疏奏請出師的月君素知景星英氣過人旣不可阻遏以鑿忠義之心而又恐輕進失律反成辱國之舉乃批下六卿僉議不期僉都又上一疏言於某月某日督率將士誓師江許先定安慶隨渡江而取池州太平徑下南京以定帝闕等語諸舊臣皆喜之不勝竟不須再議定奪了按下這邊且說燕世子留守南都其軍國重事全仗着姚少師措置向開

知呂軍師取了荊州。伐楚山之木以造戰艦。有順流而下。江南之舉。道衍就調關陝將士駐守漢中。以絕其後。又於漢口及鄱陽湖操練水師。爲重關門戶。以扼其來。又慮安慶爲江淮之屏蔽。景家軍必來爭取。已調集江右兵卒屯守。自己潛住城中。差人探聽。未幾報到。景家軍已出無爲州。從大江溯流而上。道衍呵呵大笑。果不出我所料。遂傳集諸將發令道。大龍山爲府城之廓。守住山頭。便有金湯之固。舟師攻城。雖百萬無能爲也。這是極重大的責任。誰敢當之。帳下兩員大將。全應聲願往。道衍視之一員是羽林宿衛大將。官居左都督。姓劉名江。一員是番騎驍將。官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二

居都指揮。姓薛名祿。二人皆武藝超羣。鉅器出眾。少師道汝二人足當此任。雖然可押下軍令狀來。二將欣然寫了。隨諭薛祿汝領藥弩手一千。火銃手一千。去守後山。揀漳稍平處屯扎。再令健卒一千二百名。一半搬運灰瓶炮石。糯米等項。堆築山凹一半。多帶金鼓旂幟。凡有林木所在。通行插滿。各挾弓矢等候。其大路上山之處。不須把守。若賊搶上來時。便放號炮。俱用火鎗藥弩打下。其四處林木中。一聞炮聲。便全鼓齊鳴。磨動旂幟。納喊助勢。彼必懼而不敢進。退去則已。不許追殺。其右賊從小路掠上山來。但用糯米炮石打下。若突到林木處。所以亂箭射之。賊退

則已不許追擊。如違將令，即使殺敗敵人，亦必斬首。又諭劉江汝率領馬步精兵二千去守前山。山上大路平行地方，分遣騎卒屯守。其小路偏頗地方，悉令步兵把守。每日放炮揚旂，虛示威武。賊恐我城中夾擊，決不敢來爭山險。如其凶命而來，督率騎兵從上壓之。勢若建瓴，彼豈能敵。賊退卽行歛兵，不許追奔。故違者必按軍法。十日以後，別有號令。又須日日令探馬往來。若報軍情的樣子，其間真報假報，總使賊人莫能測我機關。最爲要着。二將得令自去。又發令箭提調鄱陽湖戰船泊向大姑塘。每船都要整備火弩、火箭、火鎗、火銃、硝瓶、硫毬等物。請問硝瓶、硫毬古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三

來無此名色。是怎樣製造的。那硝瓶的法，純用火藥硝填實在。磁瓶之內，煉泥封固。引出藥綫一枝。其瓶要薄而小。止盛斤許藥物。那硫毬的法，形如氣毬而小。內純貯硫黃。亦引藥綫一枝。用襍厚毛頭紙並桑皮紙六瓣攢成的。但點火於藥線，擲向敵人船內。硝瓶一裂，聲如火炮。着人立刻。壘粉、硫毬才裂，火燄橫飛着物頃刻灰燼。是最惡不過的火器。又有密令。期在十日前後，不論雨雪陰晴，但看西北風大作。五百戰船齊出大江。扯起兩道風帆，順流而下。冲入敵舟之內。只用火器攻打。并截住清水塘口。把塘內攻城的敵船燒个罄盡。誤者全家處斬。又部署諸將士嚴

守各門皆暗伏城堦之下全不露出形相然後自登城樓
眺望遙見景家戰船蔽江而來有詞爲証

東風淡蕩旌旄爭輕靄飄揚曉日輝煌劍戟競寒威肅
殺聲喧畫角江豚不敢拜風來韻咽金鉦石燕偏宜隨
雨去虎賁三百秋林虎嘯已潛踪鼙鼓十千寒窟鼉吟
大如應節馮夷效順黃龍與青雀齊飛川后揚威義膽與
忠肝並奮正是王氣不勝殺氣盛濤聲莫敵戰聲多

建文二十四年春正月景開府的大戰船五百餘隻其名
曰艤犂又有小戰船五百餘其名曰沙虎總分作五軍張
鵬牛驛馬維馱馬維駒爲前後左右四軍自爲中軍主將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以馬維馱爲參軍無戒和尚爲教師統領大船一百二十
小船二百四十其餘分隸諸軍又鐵箝子于太殺狼手于
二與趙義各領飛雲爪懼船數十爲四路游巡之用將次
到羅剎洲邊僉都顧謂維馱曰林林叢叢插滿旌旗者非
大龍山乎維馱掉首一望曰是耶此乃山之背彼雖守却
亦無妨也僉都曰他旣守山後安得不守前山則將何策
以破之維馱應道今歲始春融煖陰陽相乘之理不日當
有嚴寒山頭地勢窄狹屯兵營帳必四散分開我乘其天
寒熟睡之夜襲而取之如探九耳僉都又曰半月以來總
是東南風信若春氣轉而爲冬則風亦當返而爲西北蓋

德云隆冬之際。安得有東南風。我謂仲春之交。亦當有西北風。倘用火攻。何以禦之。維驕道孟德不敗於東南風。而敗於連環計。若戰船不加連鎖。雖有大風烈火。皆可一一分散。火雖有神。亦安能一一燒却乎。我今要拔城池。只在取得大龍山。要襲大龍山。只待西北風大之夜。到得彼用火攻。而我已拔之矣。僉都舉手曰。若然。今且不率舟師圍城。先列營於江中。與彼搦戰。待時猝發。使彼不及應變。何如。維驕曰。亦妙。忽巡哨的來報。大龍山上敵兵立滿營寨。甚是嚴整。僉都道。我意已決。隨傳令聯舟結營。維驕請修戰書。寸兩差人去窺他動靜。僉都從之。隨問何人敢往。有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五

帳前牙將厲志應聲願去。就給了戰書。并囑其不可有辱天朝體統。厲志遵命。止帶一健奴。叫做僕固義。原是僕固懷恩之後。從小伏侍厲志的。當下主僕二人。徑投安慶東關。大叫天朝景大元帥差官到此。來下戰書。守門軍士如飛報。至少師府。道行先令門軍搜檢一遍。到轅門。又搜一遍。方令放炮開門。升堂而坐。有勇士兩名。來掖厲志兩臂。趨進階墀。兩行擺列着旌旗戈戟。儼然王者儀仗。左右吆喝一聲。如九天忽起震雷。好威風也。怎見得

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懺。劍光三十舌。平生殺人慣。身穿絳袈裟。頭帶毘盧帽。天子謂之師。我佛謂之盜。若比

金地藏剖心不可問。若比佛圖澄洗腸不可淨。名固一時尊。行爲百世笑。無父又無君。不忠又不孝。

厲志瞪目而視。植立不跪。道衍令取上戰書。冷笑道。爾主將何人。敢與我戰書。爾小卒何物。敢來下戰書。就是汝一個。還有同來的呢。厲志厲聲道。只我一個。足誅爾魄。何用兩個。塔下有兵士上稟道。聞得還有一個。不許他進城。道衍令立刻喚到。問汝是何物。健奴不對。道衍又冷笑道。你那濟南潑婦。是個妖狐。他手下一班。總是畜類。我曾拿住一個猴精。剛在南都天壇。誰不曉得。你那主將若是人類。豈有投向妖狐之理。定然也是畜類。我位居少師。乃天子之

外史

第八十六回

六

下。一人豈與畜類通名道姓。酬答書啟。遂將戰書扯得粉碎。喝將來人梟取首級。懸之城上。并割去健奴一耳。逐出城外。令回報信。健奴指着道衍。大罵禿賊。汝敢擅殺天朝大使。道衍又復冷笑道。汝亦能罵人耶。命以嚼子勒其口。挖其左眼。械其兩手。令人牽之去。健奴出了城。負痛奔至江邊。僉都遠遠望見。認是牙將回來。大怒道。魏子辱却天朝。卽拔佩劍。令左右就岸上斬之。左右校士如飛登岸。見不是厲志。遂腦揪着來。見元帥褪下嚼子。喝問厲志何在。健奴道。已抗節而死。現今梟於城上。僉都道。君辱臣死。主僕之義亦然。汝何得將此面目來見我。健奴道。我大罵這

个禿驢耐他偏不殺我。要得我來報信。我這個信。決不敢報的。只求元帥賜我一死。到泉下去尋我主子罷。僉都叱道。你若不說明白。便爲不義。健奴無奈。不說猶可。一說之時。僉都怒氣塞心。望後便倒。健奴着急。卽自觸堦而死。衆將士亟扶元帥。灌下蘇合香丸。方得甦醒。一脚踢翻几案道。我與禿逆誓不兩立。維驢也氣忿不過。卽刻傳令進兵。炮響一聲。戰船齊發。直到安慶城下。但見四門緊閉。並無旌旗。監立亦無將士把守。乃令聲音洪大的小卒。叫道。衍的名。辱罵竟日。更無一人答應。抵暮方回。只聽得城上吹波。盧擊刁斗。揚旂植戟。守牌軍士。納喊三聲。僉都道。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七

此虛張聲勢耳。不必隄備。下令諸軍。整頓炮位。明日攻城。維驢道。元帥高見極是。彼之黑夜揚旂示威者。是欲我隄備。以勞我之師。白晝斂跡不戰者。是欲我呼罵以驕我之師。其間乘一空隙而來襲我。如今我率兵晝夜攻打。彼且死守不暇。我於天寒風緊之夜。悄然而襲大龍山。不要說賊不能料。卽使知之。又焉能赴救哉。僉都稱善。維驢又進道。三面圍城。唯清水塘爲要處。我當率兵前去。元帥只在大江調度。合力攻打。不怕不破。次早。維驢分兵自進塘口。僉都率兵登岸。架起大炮攻城。遙見城頭也架起大炮來。張鵬進言道。我們的炮打他城子。尚恐不能破。他的炮打

我的船隻。怎當得起。僉都沈吟一會。令且打幾炮。端的震天塌地。那邊却並不放炮。僉都令將士向前去看。原來炮是倒放着的。僉都笑道。越發是虛幌子。他要猝然移轉時。我却先有備了。遂親督將卒盡力攻打。雖然打壞兩處城。他那料物總已備着。頃刻修好。又以鐵汁熔灌。倒比原舊更加堅牢。九日不能拔。至十一日。西北風大作。天氣驟冷。維驩密啟僉都。請於二更發兵。攻奪大龍山後。卽抄過山頂。并搗前山營寨。然後架大炮於山頭。打入城內。可以立潰。僉都卽命馬維駒統壯士一千當先。馬維駒領壯士

外史

第八十六回

八

八百爲後應。於二更時分。卽枚潛進。不知道術早經預備。時正二月上弦。月光已墮。滿山都是雲氣昏黑之中。不辨徑路。忽聞震炮一聲。林中都是火把。弩矢砲石。從上飛下。背後又有伏兵截住。喊殺連天。維駒大呼道。中了賊智。進退皆死。好漢子跟我殺去。舞動雙鞭。大踏步迎上。打死數人。爭奈燕軍自山頂壓下。衆人立脚不住。大半望後而倒。維駒身中數箭。又被一塊巨石打傷右腳。遂自投崖而死。維驩聽見廝殺。亟催兵來救時。正被劉江自前山抄到。截住混戰。薛祿又下山來攻擊。維驩大敗。虧輸奪路而走。逃得性命。共一千八百壯士。祇剩得七八十人回來。僉都道。

一驚不小。軍士忽報上流頭有些戰船順流而下。僉都
亟升舵樓看時。皆是大唬沙船。扯着滿帆。乘着順風。波濤
洶湧。其來如飛。却不見有旌旂。亦不聞有金鼓。僉都失聲
道。此火攻策也。欲取大炮打時。因兩日攻城。都檯在岸上。
布置不及。馬維騏着急。亟令雙鎗鐵棍手。向前迎敵。尚未
整頓。這邊遲。那邊疾。無數戰船。早已衝到面前。但見火弓
火弩。火瓶。火毬。火鎗。火筒。火爆。火銃。爭先並發。從何遮攔。
艍犁船。又忒大了。手忙脚亂。不能即便移動。燒了一兩個。
皆可蔓延。何況到有大半着火。霎時烈焰冲天。遍江上下
通紅。又滿耳的炮聲大震。那就是城上倒排的炮位。尚待

外史

第八十六回

九

鄱陽湖戰船截住了港口。然後移將轉來。只打清水塘楊
槎洲兩處攻城的船隻。正是

祝融開闢南離路。任爾無情也有數。阿誰算出火攻策。
火龍火馬爲羽翼。當年赤壁曹瞞敗。漢室三分留一派。
今日王師化作灰。建文皇帝空崔嵬。可是天心偏助逆。
忠臣義士摧肝膈。從來炮是攻城物。鐵壁銅牆可壞裂。
後代軍師胡不仁。殺敵竟用炮打人。饒他十萬皆賁育。
頃刻塗泥糜爛肉。吁嗟乎。道家三世忌爲將。何況僧家
殺人至無量。

景僉都所坐的船。前半早經燒着。卽拔劍自刎。左右疾忙

抱住聽得有人大叫請元帥快下小船。僉都看時，乃是張鵬從上流下來，已到小船旁邊。僉都隨一躍而下。時馬維騏亦在一個沙嘴船上，指揮小船搭救兵士。幸楊槎洲口敵船未到，無戒和尚領着數十船隻，冒烟突出，合作一處。遙見火光中，半驛在船，翠船尾上大呼救。人無戒掉船去時，尚距丈餘，半驛向江一縱，但聽得撲通一聲，早已下水。就這一聲響處，忽有黃旗一面，向空一展。上流趕的是東南風，把敵舟禁住，下流刮的是西北風，把僉都等百來個船，一直吹到無爲州地方，纔止。黃旗亦不見了。僉都令挽住了船，問維騏道：令弟太守公不知在那裏。維騏道：這是

外史

第八十六回

十

他殉國時候了。却見有百來個小船，鹿續逃回，報說清水塘中船隻一個也不來。馬公太守的船被火炮打壞，不知下落。隨點小船時，五停去其三。船犁大船不見，半個回來。將卒死者十之八九。僉都道：不才有何顏面對人耶。維騏勸慰一番，收舟入港。到了濡須塢，半驛在岸上大叫道：元帥無恙。僉都道：奇哉。亟令下船問時，說小將落水，便有人在浪中提出，將黃旗一面，舉在我身。送到這裏，大聲說元帥將次到了。小將睡昏，觀看，却是雷正震將軍。忽而無影無踪了。僉都歎道：前此在瓜洲顯靈，今又在皖江顯靈。真忠臣，真義士也。我等若非將軍，何能生還到廬州。景僉

都命用太牢致祭雷將軍。又用少牢致祭馬維驩馬維駒。及鐵箝子殺狼手干氏弟兄二人。又設一壇普祭趙義等。陣亡將士撫膺大慟。左右莫不陣淚。隨任草表請革職待罪。啾然不樂。一日無戒禪師密語僉都道我拚我軀前去。如此行事方可爲元帥解憂。爲馬家哥兒報仇。僉都道果能着手實快乎。心無戒毅然挈个衣包。提根禪杖。辭却僉都渡江而去。所幹何事。且請看下文。

在園曰。大凡英發之人。易於生怒。若能受十分之辱。而無一些之忿者。方成大勇。如東坡之論留侯。以一忍字而滅項羽。是也。然臨機決敵。在於英。堅壁固守。在於忍。

外史

第八十六

士

二者不可倒用。周郎遇阿瞞。以英而勝。司馬懿遇武侯。以忍而不敗。此之麤戰。出自烏有。故作者以英字寫僉都。以忍字寫道衍。而分勝敗。皆其筆鋒。自有相殺也。較彼演義之寫實事者。精彩奚啻十倍。

香泉曰。居師貞鎮荊州。按其首也。高威寧守瓜洲。捺其尾也。景麗天駐廬州。感其腰也。造成戰艦。乘流而下。雖尚又武侯不能措敵。大勢若此。將直下金陵乎。抑按兵不舉乎。故特設此一挫。以成兩分之勢。雖曰景家軍。其咎實維驩當之。要知六十三回三馬起義。總爲用在此處。結局作者之心。靈非具慧眼不能鑒其幾微。

再祈曰。此回大書。僉都御史景清。有子討燕。不可以成。敗論。蓋以兵討逆。誅在一時。以筆討逆。誅於萬世。素臣曰。以勇鬪。勇以智敵。智其勝。敗之原在於毫釐之謬。此之王師敗績。并不可以毫釐之謬歸之。如馬維驕。下戰書。兵家之常。景開府之發忿。是其英氣所致。於兵計之得失。誠無毫釐之或謬也。文心至此。神乎化乎。

大凡爲三軍之司命。不獨才且知也。其要在靜與忍。忍者養氣之道。靜者治心之法。能靜者必能忍。能忍者亦必能靜。事雖殊而理則一。如項羽欲烹太公。漢王笑曰。幸分我一杯羹。司馬懿堅守不戰。武侯遺以巾幗。恬然而受之。所謂忍也。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所謂靜也。景僉都爲海內英才。馬太守亦淮南傑士。當兵下皖江之日。其逆料軍機。適與道衍針鋒相對。勝負正未可定。乃厲志被殺。僕固義受辱而返。誤爲道衍所激。忿然而攻之。竟墮其術中。夫靜與動爲對待。忍與躁爲相反。躁則氣不守。利害當前而不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一

知動則心不一。吉凶在左右而恒不能察。兵法云。兵忿者敗。此理之所必然者。雖然亦有數焉。所謂數者。天也。非人也。呂軍師在荊州伐楚。山之木以治戰艦。原爲下江南之計。不慮漢中之繩其後。到慮漢口之扼其前。與鄱陽湖之師出其肘腋。要待期會一至。則約僉都揚兵於江上。以餌守皖之兵。與鄱陽之師。然後從上流而下。則彼漢口勢孤。不能當抵全局。搖動乃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今僉都債敗。安慶固於金湯。而漢口鄱湖兩重門戶。莫如秦岱呂軍師懸軍荊州。勢不能飛越南下。反落在道衍布局之內。非天之所以助燕也哉。不必再論。且說姚少師大勝之後。賞

勞了將士。遣發戰船。仍回鄱陽操演。自己卽返南都。燕世子出郭相迎。一面具表告捷。一面於正殿大開筵宴。會集百官與少師。把盞道衍誇說用奇制勝。意氣傲駭。旁無一人。百官皆踧踖稱贊。不迭道衍又乘輿啟上。世子道有一新羅國異僧。其道術通神。達聖名曰金剛禪。是活羅漢臨凡爲臣。八拜之師。向會期。臣會於天台石梁之上。祇因國家多故。未及踐約。今者江北諸賊。不敢正眼窺覷。乘此餘暇。臣當前去請來擒取妖婦。削平濟南。以報我皇上並殿下知遇之恩。世子舉手稱謝。讌罷之後。又具表章預爲奏。謂道衍乃擇日辭朝。世子延入內殿。緩言致囑。道國師請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二

得聖僧。徑詣北闕。請旨平寇。國師宜仍返南都。秉持軍事。毋辜木宮懸望。道衍隨應。這个自然。世子卽令內臣捧出黃金一千。白金五千。綵幣百端。藍玉十笏。七佛紫金毘盧帽一頂。上嵌珍寶七顆。千佛鶯黃袈裟一件。上綴明珠二十四粒。又勅羽林軍三百。沿途護送。并陸路鑿輿一乘。水路御舟一隻。爲國師應用。道衍放辭道。臣係方外。臣師尤係方外。這些金銀玉帛。總用不着。至羽林軍鑿輿。乃上用之物。尤非僧家所宜。唯毘盧袈裟。承殿下爲臣製造。并水路御舟。臣謹拜愛。向世子稽首。世子離席答禮。隨道國師從不虛言。孤不敢強。但途中供給護送。是少不得的。隨命

內臣取鶯黃松綾四幅各寫四个大字

一庫給金錢一倉支米粟一官弁供役一驛營巡護

寫畢令裝裱在四面蟠龍赤金牌上大排鑿駕親送出城至皇華亭手奉三玉爵於道衍曰願國師速回本宮全賴維持也道衍曰不須殿下再囑飲畢也獻三爵於世子然後拜別百官設祖帳者連延三十餘里至晚歇於公館明日登程一路風光不消說得到了丹陽御舟及從船早已備着少師就登舟升炮開行地方官員都在河干跪送其威勢尊嚴比着天子出巡也差方不多將次吳門右布政司遠迎請安道衍因是方伯准其一見有頃送上程儀五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三

千金道衍除日費之外槩行辭絕唯有這項全收這却不是貪財他原是蘇州籍貫有个親姊姊家貧孀居道衍自幼喪了雙親在姊姊身邊撫養長大鞠育之恩與親母一般自從富貴之後並未通問到此忽然念及漂母一飯淮陰尚報千金何況我姊意欲將此五千報答他還算良心不昧處到了姑蘇城下遂吩咐登岸那時候的是八座大轎旌斧鉞等項執事光輝閃爍盛不可言道衍先把文武官員遣發去了然後乘輿而行其姊住在相城里陋巷之內先有吳縣典史去報知了姊姊大怒閉門不納從人再三通意亦並無人答應道衍沈吟一會找姊姊貧戶未

常見此威嚴反驚恐了他。卽令回轎。擬於次日易下舊襖。做笠微行而來。按下這邊。却說他姊姊有個兒子。不解其母之意。婉言問道。舅舅若再來。母親許他見否。其母應道。不及黃泉。決不相見。其子問是爲何。其母道。孩兒有所不知。他從燕王謀反。罪惡滔天。我雖小家。也知忠義。怎肯認他爲弟。其子道。原來如此。據孩兒愚見。莫若明目張膽。當面責以大義。使閻里共見。共聞。却不更好。其母道。我昨日惱極。想不到此。我料逆獸。還不知竅。決然再來。這鄰里中。有幾位讀書的老人家。汝先去說知。就裏約他們不期而集。當了正人的面。唾罵他一場。其子忻然自去。俄聽得有

外史

第八十七回

四

人敲門。其母令婢問時。說是个和尚。帶着个小沙彌來。認親。其子也正回來。在門外迎着。隨請入小堂。施禮坐定。尚未開言。只見有三四个白鬚老者。推進門來。道。衍問是何人。其子應道。總是老親。舅父不妨同坐。道衍方欲問姓名時。其姊姊已在屏門後步出。但見

頭裹着碎花綾一片。手扶的方竹杖一根。眉有壽毫三寸。短短絲垂鶴髮。臉分壽版數點。深深紋感雞皮。身穿比丘尼布服。多猜粟殼。染就腰繫阿羅漢布。袈將疑荷葉。栽成生在蓬萌。偏識儒門禮義。老來蔬食。常看佛氏經文。人生七十古來稀。此媪八旬今代少。

道衍一見姊姊鐵面霜風向前下拜外甥在旁答禮四位老翁亦皆向上四揖請母上坐然後分賓主坐下其子各手奉粗茶一杯其母問道衍汝大貴人還來見我怎麼道衍欠身答道弟弟雖位列三公隨身止有一鉢今得藩司送白金五千特爲姊姊稱壽聊表孝心向因國事煩冗疎失音問求姊姊原諒其姊勃然而言這都是江南百姓的脂膏尅剝來的怎拿來送我道衍亟接口道不是他的私獻原奉太子令旨在庫中取的朝廷尚有養老之禮何況做兄弟的送與姊姊其姊又厲聲道你說的那個朝廷我只知道建文皇帝却不知又有個恁麼永樂伯夷叔齊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五

恥食周粟我雖不敢自比古之賢人也怎肯受此污穢之金錢列位諸親長聽者道衍那厮老身從六歲上撫養他起來送與先生讀書的束修還是我針黹上來的夜間點盞孤燈老身坐着辟續課他誦讀時就與我炒鬧到得長大好學的賭博輸得情極了憤氣走在江湖上跟隨個遊方僧落了髮流蕩到京中正值太祖皇帝還取僧人爲諸王子替身師不知他怎樣鑽謀得了燕府就該在本分上做修行出世的事乃敢結連个相士哄着燕王說是真命天子乘着建文皇帝年少登基他就教唆燕王興兵造反違逼京師聖主不知去向六宮化爲灰燼皇子皇弟盡遭

屠戮而又殘滅忠臣數千家。夫人小姐囚辱教坊守節自盡者不知多少。古人有云。忠義爲天地之正氣。朝廷以之立國。殘壞高皇帝之命所者。說到這句。把手中杖指着道。行道。是此賊也。我知道閻羅老子排下刀鋸鼎鑊待汝。這个逆賊。我乃清白老寡婦。安肯認逆賊爲兄弟。雙言訖。徑有進去。道衍爭分羞恚。面色如灰。其外甥起謝道。家母年邁性拘。幸勇勇勿怪。道衍不答。卽立起身來要走。四位老者着扶杖。迤迤老舉手道。古來諫公禪師。叫做縮衣宰相。是今盧衛。今少師實做縮衣相公。豈不强似他。又一老者道。鳩摩羅什與佛圖澄。皆爲國師行的。是佛法。今少師

外史

第八十七回

六

行的是兵法。所以爲奇。又一叟道。燕王是真命天子。方有真命的軍師。若說是篡逆。難道王莽朱溫不算他。皇帝不成。第四个老翁道。如今太子寬仁大度。我等老朽不妨做他百姓。若是燕王我等亦決不做他百姓。要到首陽山去。走遭的道衍聽了這些冷言譏諷。方悟他設此一局。倒徐步下階。冷笑道。這些愚夫愚婦。那知道宰相肚內好撐船。也出了大門手也不恭。頭也不回。如飛走到舟中。沈思一會。又冷笑道。倒是我沒見識。覺道十分掃興。再見不得人。卽連夜開船。傳諭前途文武官員。槩不許進送供給。落得有此五千金爲盤費。一路無話。直到紹興府之新昌縣。僱

了四頂竹轎止帶三個從者隨身行李兩日就到天台去尋石梁此山高有一萬八千丈周廻八百里其石梁在山之西頂勢若虹影之跨於天半廣不盈尺長七尺有奇龍形龜背上有莓苔斑剝其滑莫可措足下臨絕澗瀑水春擊聲若雷霆過橋有方廣聖寺爲五百阿羅漢所居道衍如何可度。裴徊了半日正是

咫尺洞天不可到千秋福地亦空傳

道衍向橋那邊盼望隱隱有玉闕瓊樓並不見有一人來往廢然而返又誠恐其師在別个勝處遂欲遍遊桐栢九峰及梁定光師一十八剎逍遙數日在赤城東畔見一樵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七

子在一株大松樹頂斫斫枯幹時道衍舍輿徒步聽得伐木之聲舉頭一看那株松樹高有五丈大可合抱因歎曰可惜棟梁之材不爲廟堂所用樵子在松頂應聲曰可惜我這利斧不曾斬得一佞臣頭道衍遽問佞臣爲誰汝可說與我樵子道汝不過遊方和尚說與你無用盤問他則甚從者喝道兀那樵子休得胡說這是國師姚少師爺爺樵子大喝道你就是姚廣孝麼我正要砍你的禿顛遂把斧子向着頂門上擲下來道衍亟躲剛剛差得些須吃了這一驚如飛的走回從者道耐耐樵子那厮這等可惡須送到天台縣去處死他道衍笑道汝等有所不知這是建

交的逃臣東湖樵夫之類。不怕死的。又不知他名姓。採他則甚。即使拿住了送官。豈不顯揚了他忠義的名目。何苦何苦。道衍尋不着師父。倒遇了个要殺逆臣的樵夫。卽於次日要起身了。又想着有个隱身巖峰巒奇峭。是寒山拾得二師坐禪之地。因闕丘太守去訪他。二師隱身入於巖中。至今崖壁上。宛然留下聖像。爲天台第一景致。不可不去遊觀。難道又遇着个樵子不成。仍舊帶了兩三從者。坐頂竹轎。迤邐而行。到一个巖坡平坦之處。道衍下輿小解。緩行數步。轉過山麓。有草屋數間。在巖坳之內。松竹蕭疎。風景幽邃。可愛人也有詩爲証。

外史

第八十七回

八

面面峰巒合。偏容野客巢。短牆臨澗曲。小屋落山坳。鶴與梅妻伴。松和石丈交。人間有此境。我亦欲誅薶。

道衍信步之際。見个松顏鶴骨的人在石澗旁邊。將鋤來墾闢沙土。曲曲折折。引澗水通流。灌入菜畦。道衍自言道。抱甕而灌者甚拙。桔槔而引者太巧。此可謂得其自然之利。那人便停了手。支着鋤兒。問道。師父。你通文達理的。話山村蠢夫。全不省得。道衍笑道。豈是你省得的。那大道求師父講解。講解方不虛。語中的妙意。道衍笑道。講求你也不省。然我既替你安可。不使爾知道。就把漢陰丈人抱个大甕。取水來灌菜圃。手貢見了說。老父何不用桔槔爲

便丈人答道。人有機心。乃有機事。我深惡桔槔之用機也。那桔槔是岸水的車兒。全用着機關運水的。你今墾沙爲溝。以引水。在乎巧拙之間。我所以說這兩句。那人愕然道。這樣的學問。除非當朝的姚少師。方才省得哩。從者就賣弄道。豈不是呢。那人忽舉鐵鋤道。我猜你是姚廣孝。原來不錯。我正要鋤你這個逆禿。一邊說。一邊當腦蓋鋤下來。道衍着急。掣身飛遶。那人從後追趕。一從者抽出輿杆來。迎恰好接住。刮刺一聲。早被鐵鋤打折。那竹子雖比不得木梢。一折兩段。還是連的。然已用不得力。打不得人了。也就撻身而走。輿夫向前勸住。擡乘空轎而回。道衍這番。又

外史

第八十七回

九

出。自意外。隱身巖也。遊不成了。還只恐深山之內。有人來算計。遂連夜起程而去。正是命在刹那。幸能逃一斧一鉏。禍生肘腋。怎禁當一鞭一杖。不知又遇何人。下回便見。

王新城曰。餽之五千金。而以爲汚女中之伊尹也。但知有故君。而不知有新主。女中之夷齊也。

香泉曰。以此媪而爲道衍之姊。而姊之賢名益著。以道衍而爲此媪之弟。而弟之逆名益顯。

求夏曰。觀伊媪斥譽其弟。槩然出於大義。而有合乎聖

賢之旨。嘻。不亦異乎。余謂外史中。其貞而知大義者。大

理胡公諱問之女曰貞姑。烈而知大義者。拾遺戴公諱

德彝之嫂曰項夫人賢而知大義者燕少師僧道衍之
姊曰姚氏父園翁當日都不知其名姓道衍在途中躊躇
猜說是建文的逋臣怎麼剛剛湊巧撞着若說不是爲甚
的這樣怨恨着我深山窮谷之中尚且如此若到城市還
了得麼以心問心他就定个主意令從者先去前途催下
小船只催着御船十里之遙只恐又口國清寺的僧人要
往杭州去的然後到杭州府城裏人道林裏張張

家訪官長賢者女

高到半夜靜時候

名道行僧與沙彌

這兩個樵父園翁當日都不知其名姓。道衍在途中躊躇猜說是建文的遺臣。怎麼剛剛湊巧撞着。若說不是爲甚的。這樣怨恨着我。深山窮谷之中。尚且如此。若到城市。還了得麼。以心問心。他就定个主意。令從者先去前途僱下小船。要離着御船十里之遙。只說天台國清寺的僧人。要往杭州去的。然後回到御船。密囑衆人道。我要微服私行。察訪官員賢否。汝等原照着我在船中行事。不可泄漏機關。到了夜靜時候。帶着兩個沙彌。隨身包裹。徑下小船。改名道行僧。與沙彌認做師弟。一路尋山問水。到處盤桓。說

外史

第八十八回

也古怪。那江浙的人。都知道姚少師南遊。三三兩兩。沒有个不唾罵幾句。說教導了燕王謀反。又攬撥殺了無數忠臣義士。真正萬惡無道。少不得有日天雷擊死的。道衍聽了這般話。又驚又笑。說就是上天也沒奈我何。一日行次紹興府。順便到山陰之蘭亭。王右軍曲水流觴之處。遊覽而回。中途見一家門首貼着八个大字云。

但齋道士不齋和尚

山中且取此甚

道行暗自咤異。叫个沙彌去問那家的姓名。其中是甚緣故。沙彌再三問了。回復道。也爲着誦父道行。亟搖手道。你把問的話說來。沙彌道。那家姓姚。叫做姚長者。發願要齋

一藏僧的。只爲姚廣孝做了燕王軍師。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長者就發怒道。怎這強盜。竟與我同姓。所以恨到極處。誓不齋僧了。我又問向來可是僧道齊齋的。他說那長者從不喜道教。只因聞得建文皇帝是神樂觀道士救去的。他說再想不到道士這樣好似和尚。就發願齋起來。你們沒來由問他則甚。若到他家門首問時。好落得一頓痛打哩。道衍又想。我佐當今而取天下。是順天之命。何故倒犯了衆怒。不要說別个。我的親姊姊。也是這樣的心腸。總是愚人不知天道。當時王安石不過行的新法。一朝罷相。竟被販夫監子。村姑野嫗。當面驅逐唾罵。幾至無地可容。

我已成騎虎之勢。除非死後纔下得來。不可以一日無權的了。回到舟中解維而行。不兩日已到杭州地界。天色將晚。要登岸大解。見有好些官員前去迎接御船。直等得過完了。方纔上岸。有个極小的官兒。騎着匹馬。並無傘扇。馬前止有一對竹片道衍橫走過去。剛剛與馬頭撞个正着。那馬喫了一驚。倒跳兩步。幾乎把這官員掀將下來。那官兒大怒。喝令拿下。拖繩就打。正是大便緊急。穀道內臭糞直噴出來。被竹片帶起。徑灑到官兒的臉上。越發怒極。喝令加力痛打。把大腸內要解的糞。盡數打出。屁股上又被竹片的稜兒刮碎。一弄鮮血淋漓。又沾染了些汚泥。那白

的是肉紫的是傷黃的是糞紅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師臂上開了个五色的染坊打至二十餘下竹片裂開方纔饒了道衍此時頭腦昏暈疼痛難忍兩個沙彌都跑向御船上去報信了無人來扶倒像袁安臥雪僵仆在地船家躲在後船直等官員去得遠了慢厮條兒走來攙起道你這個師父不達時務只道是官急不如屎急打得好麼剛扶得下船只見後面有幾個公差打扮的鬚馬來問道姚少師爺爺的小船在那裏道衍明明聽得便向船家道你問他爲甚的船家道師父你纔打得不痛還要去管閒事公差回頭望時各官府都來了便嚷道王巡檢這個狗

外史

第八十八回

三

官把姚少師打了各位老爺都着急你看這班殺才的船戶怎沒一个答應就跳下馬屈着身子向各船內望時船家笑道這裏有个受打的和尚不是个少師倒是位老師公差道好了好了尋着了早有御船上的從者也來了徑到船中看道衍時慘痛呻吟狼狽之極岸上的官員文官司道府縣各廳武官副參遊守各弁都來齊齊跪下已將王巡檢跪剝網綁兩個劊子手押着耑請少師令下卽行斬首但聞一片鼓樂之聲御船已到沙彌人等伏侍道衍過了御船三司便來船頭跪下請罪靜候發落道衍想這个么磨小吏便耐了他不足以償我之辱倒不如學个裴

晉公韓魏公的大度罷。乃取幅箋紙。信筆寫下四句云。
勅賜南來坐書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遇着王巡檢。
二十皮鞭了夙緣。

道衍遁與從者發出。傳令各官自回。王巡檢免罪。三司看了大駭。傳示各官莫不歎服。三司登岸。巡檢向着御船磕了八个響頭。無異對闕謝恩。方纔各散。次日。司道府又到。親送醫生看視。并人參藥物。酒饌珍珠。不計其數。都隨着御舟渡江。泊在西湖松毛塲。等着調理全愈。然後請游兩竺六橋之勝。怎見得景致的好。有西湖賦一篇爲証。東湖東南勝地。於越靈區。爰有西湖。風光最殊。剡樹爲障。環

外史

第八十八回

四

山作隅。映蒼翠以漾碧。湛空明而涵虛。自越王而表著。暨宋帝以嬉娛。魚躍神僧之井。人遊刺史之堤。其東則臨安故都。佳氣盤旋。金城齒齒。百雉連懸。其北則石甌深幽。秦皇巖舟。孤檣高騫。俯湧長流。南則虎林崔巍。一峰飛來。亭臺縹緲。積翠中開。尤里松風。天籟悠哉。西則南屏石屋。風篁森蕭。萬仙遺跡。烟嵐如沐。若美山色。空濛水光。激灑朝夕。景殊陰晴。色變法禱。禿嶺以虹飛。孤山岬岬。而髻莫。赫亭皓鶴。兮雲鶩。岳墓蒼栢。兮風戰。朝暾初霽。兮繡烟紫。爰陽將歛。兮峰靄綸。湛湛兮光凝。若皎鏡之乍洗。融融兮影動。如紫金之在鍊。濃秣兮黛色。

千重澹粧兮蟾光一片。爾乃莎軟沙柔。朱爲嚙兮綠瓊
軒。蘋鮮荇滑。桂爲楫兮彩鷁浮。王孫雜選。公子嬉遊。燕
燕拂吳姬之扇。魚魚聽越女之謳。草弄倚靡。裘帶綠香。
霏旖旎。縠紋流。至若風流太守。妙妓高賢。林逋蘇小。東
坡樂天。或步襪以凌波。或飛蓋而凌烟。或富巾瀟洒。羽
斝踟躕。酒酌湖中之月。醉臥水底之天。嗟人物其異時。
或古今有同然。更有將軍挾彈。武士鳴鞭。芳塵撲馬。香
氣薰鞦。玉笋斟酥。銀刀割鮮。伊涼一曲。風蕭蕭。落日更
撥琵琶。絃挑柳春兮。姿媚娟松竹。秋兮聲瑟瑟。荷映日
兮。漣拖錦梅橫。雪兮。漪凝碧。絲管樓臺雲澹澹。鼓鐘梵

外史

第八十八回

五

宇月溶溶。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與之無窮。斯動夫金
海陵之侈心。整旌旆以指東。長對翠屏十二扇。遙憶吳
山第一峰。竟不得涉江而采芙蓉。吁嗟乎。西湖歌吹何
時歇。南朝陵樹夜來風。

道衍盤桓了數日。乃返棹而行。到嘉興府崇德縣界上。有
個女兒亭。相傳是西子嫁吳留宿於此。後好事者增造了
迴廊曲榭。添種了碧柳天桃。遂爲往來遊觀之地。其中多
有題咏。皆稱贊西施爲越滅吳。只有兩首絕句。却是責備
西施的。今錄於此。詩云。

女兒自嫁勾吳去。寵冠三千粉黛稀。何事君王亾國後。

珮環却向五湖歸。

好是紅顏作餌鉤。越興吳敗紀春秋。館娃響屐今猶在。不殉夫差千古羞。

却不知這個女兒亭。並不是西子的出處。當日句踐入吳時。其夫人產女於比亭。因名曰女兒亭。後人誤認以女兒爲西子。流傳下來了。道衍博聞強記。頗知其事。要去看看這些詩人的題咏。有个知道的否。遂令泊船。其時護送的。有典史與把總。并二三十个兵丁衙役。先到女兒亭趕逐閒人。見有一个和尚。在亭之東畔。身襯着條蒲席。頭枕着个包裹。拿了兩腿。齣齣的睡着。兵役等喝道。快走快走。遲

外史

第八十八回

六

就打了。竟不答應。有一兵丁。在他腿上儘力一脚。道。少師爺爺來了。還不快走。衙役又是一腳。那和尚睜開眼睛道。阿彌陀佛。我是天台廣聖寺活佛處來的。路上得了病。走不動。在此睡睡。這是公所。阿彌陀佛。行个方便罷。那些如狼如虎的。誰个採他。就來拖脚的。拖脚揪腦的。揪腦要把他扛將出去。和尚恐露出本相。便嚷道。待我自走。立起身來。提了包裹。卷起蒲席。有一條藤纏的禪杖。杖頭上有个小月牙兒。把總喝問。是什麼軍器。和尚道。老爺。噯。是僧人挑行李的木棍。說罷。曲着腰兒。哼哼的向外走去。兵丁等在後趕着。出得門時。早見道衍。蓋着頂黃羅大傘。慢慢的

步來已離不上三丈來遠。那和尚便從側邊迎去。典史在後扯着他衣領道：「快向後走。」和尚應聲道：「是。」掉轉身來。典史已放了手。說時遲，做時快。起然又轉身。剛與道衍只離五尺。將手擎的包裹劈面擯去。踏進一步。身子和禪杖就地滾進。如風掣一般橫掃過去。便是金剛的腳骨也禁不起。藤爨熬銅的禪杖道衍頓時仆地。和尚扳過右腳照着道衍的腰肋。使個反踢之勢。鞞轆滾下河涯。撲逆墮入水內。聽得背後腳步響。慌掣轉身。見那把總正舉腰刀來砍和尚。掀起禪杖向上一隔。飛起右腳恰中心窩。向後便倒。隨將禪杖着地一掃。也下河去了。再翻身打那些從人時。

外史

第八十八回

七

早已躲得沒影兒。倒有十多個兵丁在那邊放箭射來。不防中在左肋。和尚咬牙大怒。一手拔去箭桿。舞動禪杖。渾身上下左右。若蛟龍旋繞。箭不能入。紛紛打落。各兵又掣矢時。和尚已到面前。打翻幾個。其餘發聲喊走了。正值城守營的守備帶了十來個騎兵前來迎接。闌此大變。就指揮各兵飛馳向前。和尚見這一班也有拿標槍的。也有拿腰刀的。馬跑發了。河岸不甚寬闊。恐被他逼下河去。就飛步在橋堍上面。馬纔到時。大喝一聲。飛躍而下。馬若驚跳。又被他禪杖着地。橫掃馬的四足。守備老官跌翻在地。隨復一杖。了當性命。衆兵士就前後截定。和尚指東擊西。橫

衝直撞無人敢當。只落得打死的打死。逃命的逃命。又見一騎馬的官員前導。有些執事。是崇德縣的知縣和尚道。且一發完局了他。那縣尹近前卽下馬問道。殺了姚少師。我們地方官總是沒命的。和尚一想。虎不吃伏肉。就大聲應道。嚼家少陵無戒和尚的便是。奉濟南帝師駕下景開府將令。來取姚道衍逆賊首級。今已伏誅。餘者原可。不問。奈何。自來送死。爾今手無寸鐵。殺汝不爲好漢。知縣隨卽跪下。無戒自付箭鏃未去。前路不能走脫。豈可辱於賊手。乃翻身一躍入水而死。知縣卽令人撈起姚少師尸首。仍安置在御船內。一面飛報各上司轉奏。一面整備秘木棺。

外史

第八十八

八

榔暫爲殯殮。沿途官員護喪前行。可憐的由登州。木到千門甲第生前。別萬里銘旌死後歸。以撤心。一踏無話。到了丹陽。南都闕下。已經知道。燕世子命羽林軍將前來迎喪。於是舍舟登陸。雖然一具靈輜。旌旂金鼓之盛。震天動地。回向金陵。世子率令百官。素服出郭。仍在。前日餞別處。所接着先設道祭。進了聚寶門。歸至女師府。世子又親臨哭奠。時。是之際。少了軍師。羣臣莫不惶慄。有世子之子。卽宣宗皇帝進言。道宜速奏。父皇另擇一大臣。委以軍政。世子卽命禮部尚書。玄緒疏章。拜發之後。忽報北闕有大使到來。從此夫神奇莫測。總爲結穴文。

章變化無端的是收龍法脉。要知何事，請看次第敷演下來。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世子，具密奏南田曰：姚少師永樂之佐命也。後世亦遂從而佐命之。准在當日更無一人如少師之阿姊者。無足怪也。豈千百世之下亦遂無一人能如少師之阿姊者乎？余觀外史撰出無戒和尚一節，蓋亦竊附於少師阿姊之大義云。徐西冷曰：作文有文筆，有武筆。筆曷謂之武哉？凡水滸與演義諸書，其中類多武筆。武此文較難，唯箇中人知之。此無戒陡遇少師，純用武筆。雖一杖橫行而氣勢遒勁，方畧嚴整，不啻十萬雄師在筆端馳驟。逸叟之才真

外史

第八十八回

九

可高視千古。俯視一世。余每讀之，不禁拍案叫絕。燕客曰：或問姚少師於不意中受鞭三十，所謂辱乎？曰：此天之假手於王巡檢以誅其魄。僅止辱耶？與其生還於朝，不若死之為愈。外史返，與他殺身報主，大為體面。府外當日，更無一人敢心。姚少師之阿姊者，無足怪也。豈千百世之下亦遂無一人能如少師之阿姊者乎？余觀外史撰出無戒和尚一節，蓋亦竊附於少師阿姊之大義云。徐西冷曰：作文有文筆，有武筆。筆曷謂之武哉？凡水滸與演義諸書，其中類多武筆。武此文較難，唯箇中人知之。此無戒陡遇少師，純用武筆。雖一杖橫行而氣勢遒勁，方畧嚴整，不啻十萬雄師在筆端馳驟。逸叟之才真

燕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世子具密表奏聞以後。只道妖寇自有殄滅之日。不料數年間。連失了淮南江北河南西楚各處地方。橫截了中原。弄得子南父北。只從海道通使。國勢甚是窮感。又加塞外俺答乘中國有釁。歲歲請市索貢。誅求無厭。譬諸患病之人。心胸先有臃痞。腰背又生出癰疽。醫治得那一邊好。既而得了姚少師安慶大捷奏疏。燕王私喜道。江南高枕無憂。我今出兵先伐俺答。正集羣臣商議。忽天上降下兩隻白鶴。整整的立在金殿之前。延頸舒翼。長嘯一聲。竟變作兩個道士。羣

外史

第八十九回

一

臣莫不驚詫。燕王疑是濟南妖人。喝令衛士快殺此怪物。道士搖手道。陛下息怒。臣等爲平寇而來。莫認錯了。燕王半疑半信。掣取佩劍在手。指着兩個道人說。汝且奏來。倘有半字虛僞。怎瞞得朕。立刻斬爲兩段。道人方纔稽首。昂然而言道。終南山有位太孛夫人。具蓋天蓋地的神通。無量無方的變化。與那山東姓唐的。是生生世世爲仇敵。特地奏請上帝來降伏他。一則洩有已之夙憤。二者爲陛下平定江山。只因陛下原是眞命帝主。福分甚大。所以降此神聖。臣等是他弟子。先來報知。看陛下有至誠心。沒有這位太孛夫人。却不是輕易來的。燕王看這道士嚴聲厲色。

侃侃鑿鑿。不像个奸細。便道他既知朕是真命。願來扶助。功成之日。自然大加敕封。使天下的人都崇奉他。豈不榮顯。你兩個可去請來。道士微微笑道。古來帝王之求賢者。如商湯有莘之聘。高宗版築之求。文王後車之載。先生草廬之顧。彼不過塵世的賢人君子。尚且如是尊重。何況超出三界之神聖。怎麼說着臣去請呢。燕王道。這話說得近。理。朕將玄纁玉帛。差个天使同你前去。便了。道人說。若是這樣輕褻。是決不來的。庶民之家。信了佛法。道教。尚然大施金錢。何況貴爲天子。只用些幣帛。又着个官兒們去。足見陛下不誠心的了。燕王叱道。難道不是差人。朕到自去。

外史

第八十九回

二

請他不成。他不來。朕自有法平此妖寇。毋得妄言取罪。道士相顧笑道。未必未必。我師原說。直待太子登基。然後顯神通。爲他平妖滅寇。如今這皇帝心驕氣傲。不屑去出力的。由他直殺到京中。干我們甚事。燕王的話。原是色厲內荏。不肯下氣與這道士。如今被他說得又痒又疼。一時轉不過話來。正在難處之際。隨有善於逢迎的大臣一員。俯伏奏道。彼既日出大言。或者真有夫用。果能平寇。不妨厚禮去請。如有欺誑。自當從重治罪。今且問他。須得怎樣。便來。燕王道。那厮出言無狀。甚爲可惡。想着太子登基。豈不是咒朕身道士。卽抗言道。陛下差矣。太子登基的話。不

但陛下是真命。足見太子也是真命。萬子萬孫長有天下。怎麼認作咒詛。燕王方回嗔作喜道。這話纔是。朕當遣親王十員。用黃金千斤。明珠十斛。去召他。何如。道士見說得入港。便道。如今太孛夫人正在構造玉皇寶閣。尚少金棟一根。陛下若果心誠。這个就是幣儀。然後去請。再無不來之理。燕王見說到布施料。是幻術。借此化緣來哄金錢的。我給他个善治之法。遂諭道。金棟何難。你到數日之後。來取便了。道士稽首稱謝。仍化作白鶴。凌空而去。那員大臣。是兵部尚書劉儻。又奏道。金棟必需數萬黃金。陛下怎就許他。倘若弄些妖法來化緣的。豈不爲他所誤。燕王笑

外史

第八十九回

三

道。卿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朕造成一根梁棟。放在金殿之下。他如何可以取得。必須車輛裝載。馬牛扯拽。那時朕着羽林壯士護送而行。看他落在何處。一面行知地方官員。若是妖人。就便擒他。了劉儻隨奏。聖鑒如神。非臣所能測。於是兩班文武官員。都俯伏在地。隨着劉儻。着實和讚了。幾句。方退朝而散。數日之間。上方匠製造金棟。甫完。擡向殿前。燕王大會羣臣。早見一雙白鶴。飛下。並不如前變作道士。但向空長唳一聲。忽又飛下。白鶴三對。竟將這條金棟。各啣在嘴。看他徐徐而行。出了殿簷。一陣風響。騰上空。中。燕王疾忙下殿。仰首看時。金棟已在靈霄之內。如七八

隻鴻雁共脚一蘆向西而去已不見影兒了燕王大叱怪事仍回殿中坐在御床羣臣皆叩賀道陛下洪福齊天真仙下降指日可滅妖寇燕王躊躇一番已有主意隨諭諸大臣道適纔那羣鶴是西去的正合着道士終南山的話朕想太孫已長又有姚少師在彼可以留守南都朕卽召太子回京令其代朕巡狩陝西便向終南山細訪如果有恁麼太宰夫人隨令其名來若係妖人卽在彼處起兵勦滅省得又釀成山東之禍諸大臣又奏稱睿算神謀無微不至燕王大喜因此上差官到南都的當下世子召使入殿呈上敕書是燕王親筆召令世子星赴北闕定限在五

外史

第八十九回

四

日內起身世子猜募不出問來使亦茫然不知因召集百官商議咸謂少師初喪恐敵人乘釁興兵有意外疎虞但父命唯而不諾君命不俟駕而行豈可稽遲總是首鼠兩端的話終日不決世子回宮寢食不寧遂巡至第五日忽報又有敕使到來疾忙召入呈上燕王手敕是委令太孫留守南都軍國重任交與英國公張輔平江伯陳瑄二人贊理要知道前敕尚未知姚少師已死此敕是見了少師已死的奏疏發的世子心內方安卽刻陞殿宣敕已畢隨發令旨於次日起行一切水陸車馬都是預備整齊的了世子止帶經筵講官黃淮芮善二人並羽林軍將等排駕

出正南門。太孫與大小臣工遠送。不消說得單表。這位太子就是仁宗皇帝。乃聖明之君。行動有百神呵護。從陸路到丹陽。下了龍舟。至江陰。君山脚下。少不得要換大海鯨船。方在登岸昇輿。突見山頂奔下個人來。遍身金光燦爛。羽林軍張弓挾箭。齊聲吆喝。太子龍目一看。是個道士。身上穿的是金箔縵衣。鱗鱗片片。隨風飛動。顯出肌膚。正值寒天。自然是個異人了。亟令左右前去召請。那道人卽到太子面前。打個稽首道。方外金箔張與殿下有緣。特來助駕。太子大喜。卽命後車與真人乘坐。金箔張道不消將身一縱。早已飛到海船帆檣竿上。立着衆皆大駭。芮善諫太

外史

第八十九回

五

子道。此乃妖術。恐怕是濟南奸細。殿下不可輕信。太子道。卿亦慮得是。但孤家要以誠心格他。卿不知鉏麇之刺趙盾乎。若有命在天。彼奚能爲害。倘或我生不祿。則萬里海濤之險。安保得平穩無事。說話之間。已到海舟。道人遽然躍下大壘道。龍神在此送駕。一路大有風波。心不誠者。總去不得。太子道。請真人指出孤家自當遵教。金箔張指着芮善道。這是猜我做奸細。第一個不可上船的。其餘指着。的竟有十分之七八。太子欠身道。孤家祇帶得兩員講官。若再去其一。恐父王見責。就令芮善向真人謝過。方纔允了。餘者盡行發回。道人又向太子道。就是船亦止用一隻。

現有神將在空中扶助龍君在水底護送只爲着殿下若是別个船隻誰來採他太子下令衆人都上御舟隨請真人進艙金箔張不應又一縱在帆竿頂上那時正是大逆風道人却向南方呼口氣化作一朵紅雲端端正正捧在桅檣上面大喝一聲道火速行者只見其船如飛奮着逆風衝波破浪而行如雷霆霹靂響震山谷之中道人方纔下來盤膝坐在船頭太子又令黃淮芮善固請入艙道人說你們不知就裏各從其便到夜間太子秉燭而坐與黃淮二人說逆風行舟道家有此異法否黃淮道但聞有呼風之法與迴風返火之術今彼與逆風抗衝實不能解道

外史

第八十九回

六

人在船頭大聲說道大凡順天而行者謂之正法逆天者就是邪術風爲天地之噫氣豈可逆天而使之回轉耶太子聽了這話合乎聖賢心中大悅又請道人進艙又辭道諸神在此效力貧道豈有偷安之理於是太子坐以待旦飭令衆人總不許安寢兩日夜已到天津就起早入京太子緩言請於道人說真人所穿的金箔紙衣恐父王見了責備孤家不爲另製衣服道人呵呵笑道這一件衣要活數萬人的性命殿下那知道我又不做你家的臣子難道要換朝衣朝冠麼况且貧道不願進朝不消慮得太子道孤家固不敢強但在父王面前豈有不行奏明之理那時

召請。竟沒有真人。孤家難逃欺罔之罪。真人道如此。我暫爲殿下遲留半日。於是太子諭令黃淮、芮善伴着道人。從後緩來。自己與羽林軍飛馳至京。入宮請安。燕王大驚道：「兒來何神速也。」太子把金箔道人助駕之事細奏一番。燕王大喜道：「我父子總是真命天子。」就把白鶴道人脚棟之事也與太子說了。我的初意原是召汝回來。要代朕到西秦去訪着了太孛夫人。請他來降妖寇。今既有這個真人也。省此一走。卽命中使去迎請金箔道人。說未畢。道人已從空而下。太子疾忙立起道：「這不是真人已在此。」燕王亦降榻相迎。慰勞了幾句。隨令取金龍交椅來請坐。燕王欣

外史

第八十九回

七

然而言道：「東宮一路甚藉道力。功莫大焉。朕當敕封真人爲國師。享受富貴。」金箔張大笑道：「我請問陛下與漢高孰勝。燕王只得謙一句說：『朕有所不及。』」道人道：「商山四皓不肯臣於漢高。而願侍太子。只爲惠帝是真心待人。高帝是假意籠絡人的。若貧道做了陛下。的國師。就算不得是真人。也是個假人了。如何使得。」真說真說。燕王怫然只得勉強笑說道：「漢高是誰。惠帝又是誰。誰是漢高。又是誰。那商山四皓倒底安的是漢高。金箔真人輔佐了東宮。也是爲朕的社稷。分不得父子。朕不曾以富貴加汝。要煩真人討平山東妖寇。着不稱爲國師。這是以服六軍之心。金箔張

道。差了。差了。古者聖王興兵。必須名正言順。若名不正時。所謂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貧道雖係方外。凡有行動。也須折衷於聖人之言。那有助汝行事之理。燕王遂折辨道。爾既知東宮爲真命。難道朕倒不是真命。山東妖寇反亂。王者之所必討。有何名不正。道人就支斷道。難道建文皇帝。也是個妖寇不成。燕王道。朕當日原法周公輔成王。他自出亾。與朕無法。朕是高皇之子。子承父業。理所當然。沒有個遜位與他人的。如今妖寇不過借他年號。煽惑人心。真人怎也認是真的。朕不能解。金箔張道。你說。是名正。他也說是名正。少不得千載自有公論。貧道方外。

外史

第八十九回

八

犯不着與你們定案。燕王見他說話挺撞。知道不肯助力。只因有護送太子之功。不好訶咤他。乃改口道。朕以一戎衣而得天下。豈不能平此小醜。真人懶於事。就罷了。道人大笑道。爾仗的是太李夫人。怎說是自己。能平他。這不是假話。來哄人。足見貧道說太子是真陛下。是假。不錯了。燕王語塞。金箔張隨向袖中取出。一紙。遞與太子道。留此爲日後之驗。遂緩步而歸。燕王左右追請。先看紙上。奪云。太陰之精。太陰之真。鬼母之劍。天狼之箭。

太李之神。太李之頭。后土之土。水母之母。

燕王看了。全然不解。遞與太子。只見宦官數人。擁進一個。

道士說就是金箔道人變的。燕王注目看去。雖然鶴鬘星冠却是塵顏俗骨。問宦官怎見得是金箔道人變的。奏道：奴婢輩盡力趕這穿金箔的。他只緩緩而行。再也趕不上。出東華門時。他一手指道：有個送濟南信的來了。早不見金箔道人。豈不是是他變的。那里又有別个道人。剛剛正在東華門呢。燕王笑道：你不肯爲朕討冠。也不強你。怎麼變了原形來戲朕呢。道人叩首道：方外微臣是來進壽的。纔走到東華門外。就被這些太監爺們攔住。說是金箔道人變了。哩。微臣正要見萬歲爺。進一幅仙書。所以將機就機。不敢置辯。一徑隨了進宮。求萬歲爺赦臣擅入宮門之

外史

第八十九

九

罪。燕王大笑說：所進何壽。取上來看。道人舒手在袖中探出宦官接了。呈上。燕王正不知月殿仙容。怎落星冠之手。遂爾令燕朝天使却爲花面之徒。下回便見。

洪崖曰：道士化鶴而啣棟。傳紀所載。永樂時實有其事。

外史撰出爲太字夫人所使。不啻雲而化五彩仙霞。第李爲至陰之邪氣。月爲太陰之正氣。其首在於以邪凌正。仍有合於至理。斷不可以作小說觀也。

珠崑曰：白鶴道人是以邪助邪。故必須黃金而後肯助。金箔真人是以正助正。不但不須黃金。而亦事畢即去。微妙之論也。乃於金蟬脫壳之簡。而又幻出一張幻容。

新真所謂幻想幻想鬼神莫能造其域也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開法寶

燕王展書一看是个絕世佳人死朝沉丹闈翠黛冠裳
霞霞帳半是道家粧束雙眸滿綺情兒具其是也若名世
慕幅旁入个小學字云濟南賽兒仙子其容真个人間
無天上帝有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呼之發出燕王日
心迷在于定神見夫手則
用得朕暇時還

外史

第八十九

十

令燕朝天使持節

石道化鶴而

外史撰出爲太宰夫人所使不覺其言而在其
第字爲至陰名邪氣身爲太陰之形其所在於以
凌正仍有合於至理斷不以年

珠晶目自鶴道人是以邪助邪故也

金箔真人是以正助正不但不須黃金而在其

真也晴以默以默其真指其其也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闕法寶

燕王展畫一看。是個絕世佳人。凭闌玩月圖。翠髻雲冠。霓裳霞帔。半是道家粧束。雙眸滴滴。凝視月華。意中若有思慕。幅旁八个小篆字云。濟南賽兒仙子真容。真個人間絕無。天上希有。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呼之欲出。燕王目眩心迷。定了定神。見太子側坐。遂卷在手中。論衛士道。他的畫用得。朕暇時還要名問。可好好安頓着他。不要放走了。衛士率領道士自去。這幅畫是一部書的大關目。却在後面鮑姑口內說出。乃行文家倒恣之法。而今先敘出個來。

外史

第九十回

一

由聽者那道士也姓張。名志幻。又呼作幻客。向在秦山天齊宮內。平素善於寫照。自稱為僧繇之後裔。唐月君遊泰山時。他瞥見了驚心道。就是藍珠仙子。瑤臺素娥。那裏有恁般的容貌。不可當面錯過。在山上山下候着。看了兩遍。回去圖出个影來。只好有得小半風神。後來聞知月君幸河南地方。他又趕去。究竟是走馬看花。不能真切。遂住在濟南郡中。專候月君駕出。細看了幾次。竟摹得有七八分的光景。頓生个妄想。要獻與燕王。必然動心。納作后妃。豈不既息了干戈。又得自己富貴。算來是有福無禍。有榮無辱的。所以徑至北都。還沒有進呈的計策。先聞得有个

什麼張道人進宮。他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又屬在同道。必然有相商的。就來候在東華門外。不意太監們竟將他說。是金箔道人的變相。恰像個真有奏巧的機緣了。那時喧動了朝中百官。城內庶民。都道活神仙現身變化。有幾個舊臣知道金箔張出處的。就上个密疏。說洪武三十年間。南都大疫。真人曾剪金箔救人。不過寸許。煎湯服下。無不立愈。全活者十萬餘家。太祖會召見。賜過齋的。於是各衙門官員。都聯名表賀。燕王看了笑笑。也不說明胸中有個主意。卽諭太子道。金箔張已去。還須去請太孛夫人。汝其代朕巡狩西陲。就便察訪官員賢否。咨詢民間利弊。

外史

第九十回

二

時徐妃有病。太子每日親嘗湯藥。燕王又說天子之孝。與庶民不同。全不在此。省安視膳之間。卽於三日內。遣發太子就道。然後召張志幻至內殿。屏去左右。問這幅畫是誰的手筆。怎見得這個人呢。志幻奏是臣的拙畫。就將如何見過幾次。細細奏上。燕王道。只怕是徐畫得太好。那未必像這人志幻。奏若論他的容貌。風神。臣筆裏好寫得七分。其不可傳處。那裏畫得來呢。燕王又問。你將來獻與朕看。是何意思。志幻又奏。臣想他是徐孀君的。各處訪求。建文必有原故。陛下若赦其已往。以禮聘之入宮。不消說是欣然樂就的。賺得他來。喜怒生殺。總在萬歲爺手裏了。燕王

心中私喜。故意冷冷的說道。朕素不好色。但消此干戈。爲中原培養元氣。也是使得的。汝旣獻此策。就差你前去。自有厚賞。志幻叩首道。微臣係一無名道士。豈能取信於人。必得遣員大官爲使。臣但有竭盡微力。供奔走之勞。不敢與聞大事。請皇上聖裁。燕王因這個使者難得。方在沉吟。忽午門送進大名府巡方御史的密本。拆開一看。却又奇怪。本內言有個西番聖僧。是姚少師的師父。神通無量。一爲國家出力。二爲少師報仇。不須一卒一騎。孤身前往。生擒妖寇。以獻陛下。等語。燕王看了。喜動眉宇。思量以禮求他。不若以法降他。到其間性命難保。怕不從我。遂諭志幻。

外史

第九十回

三

朕尚有政事。汝且出去靜候。乃援筆批於疏尾云。佛法神僧爲國。蓋天意助朕。須生擒唐賽兒。獻闕親勘發落。慎勿擅行殺傷。有違朕命。功成之日。定加崇典。褒封。毋忽。

發下垣中。轉送兵部行去。不題。却說這個番僧。就是道衍到天台去尋訪不着的。叫做火首毘耶。那是鳩摩羅什之弟子。後乃學習金剛禪。又流入於魔道。志願要做個中華開山掌教。大國師。把一切僧道法門。滅箇乾淨。獨留他這一個禪魔。一派無奈。緣會不偶。只在各處周流。當日遇着了道衍。預知他有大貴之分。傳授些陰陽術數。布陣排兵之

築原約會在天台。要借其弟子之力。以爲出身之地。不料久等不來。遂航海而去。後又從海道入於山東。窺探濟南。盧實聞說道。行已死。一者忿恨。二則欣喜。他打算着報徒弟之仇。就是報皇帝之仇。這位國師。是拿在手里的了。却正奏着大名府巡方御史。是拜在道衍門下的一徑去投了他。所以卽行上聞。那火首毘耶那。便預教造下廿座九品蓮臺。在戰場上用的。是他獨創的規式。其法以合抱大木爲蓮花之莖。長三丈六尺有奇。上面蓮臺圍圓四丈九尺。下有橫梁托住。安置莖上。臺之中有蓮花一朵。圍圓四尺九寸。是他的坐位。都用着五色錦綺攢就萬片的蓮瓣。

外史

第九十回

四

宛然是華山池內。現出十丈的千葉蓮花。只這個假造的蓮臺。便見得是邪教法門。尤可笑處。製出大言牌兩扇。各鐫栲栳大的六個金字云。

活擒賽兒妖婦。獻作燕帝宮奴。

大言牌

部文行到之日。剛剛皆已備完。隨用車輛載至大名府直北。與東昌府館陶縣交界之處。將蓮臺監立端正。大言牌離臺一箭之遠。建起大木竿。竿釘在上。看毘耶那時。只錫杖一根。鉢盂一個。別無兵器。聳身直上蓮臺。隨有些送來的官員。都向前禮拜。陡然問黑雲四起。驟雨傾盆。是個曠野的地面。沒處藏躲。个个打得如落湯雞一般。唯蓮臺

之上絕無半點雨星。那頭陀端端坐在蓮花朵內，不消說是活佛了。館陶縣令探知，如飛報府。太守如飛具奏，不敢隱諱。把大言牌二句直寫在奏章之內。月君見之，微笑道：「他用激法來了。」隨以示諸位仙師。曼尼道：「雖說激將，難道置之不論？」帝師不必親臨，只須青白炁丸兒，找取首級來。便是。鮑師道：「他出此大言，自然也有異術。我與你須索要去走遭。」月君道：「二師之言，皆是我以劍丸付與隱娘。大家去看其情形，如係邪僧，即便誅之。倘或有些道行的，勿傷性命。」曼師笑道：「五賊之中，第一個仁字，還去不掉哩。」於是三位仙師飛身而去。早望見了蓮臺大言牌的景象。曼師

外史

第九十回

五

不禁大怒，呼起烈風，排天盪地而來。要連根拔去他，不意頭陀手內托出一個鉢盂，那惡風呼呼的都鑽入鉢內。勢如萬馬奔槽，衆流歸壑，頓然息滅。鮑師道：「如何這個鉢竟」是風穴。曼師顧隱娘道：「快放劍炁。」鮑師笑道：「你風吹不動。」就想着動刀動劍，少不得我們也與他面會一番。詳察詳察他的腳根。然後動手。曼師道：「他這樣高高坐着，難道我們站在雲端，與他賭翻不成？」就立劍作起法來。將自己無門洞內一座七寶閣，從空移至三仙師齊下閣中。隱娘指着大言牌道：「好生可惡。」先砍這兩根竿子。報个信息與他。飛起劍丸來，刮刺一聲，平截斷右邊那根。毘邪那那根將鉢

盃一抛底兒向上。口兒向下。勢若千鈞之物下墜。把劍炁直壓到地。化作游絲一般。飛颺而去。曼師道好劍炁壓着。竟死了。鮑師道好胡說。帝師真炁鍊成的。怎麼得死。想已回到宮中了。隱娘道然也。青青兒空空兒擊刺不透。千闌玉。遂飛遁於千里之外。今劍炁不能碎鉢。所以去也。但此鉢非同小可。怎生治他。鮑師道。這頭陀却是曼道兄的眷屬。是不魔道。曼師焦燥道。怎見得。鮑師笑道。釋伽如來是丈六靈光。太上老子是三清一炁。此二道之本源。今頭陀頂上顯出烈燄。非魔道而何。俗語云。先下手爲強。莫要長他志氣。隨手取出赤烏鏡。擲上空中。早飛出千萬神鳥。都

外史

第九十回

六

向着頭陀撲去。毘邪那又將鉢盃掀起。一吸而盡。連赤烏鏡都收去了。鮑師大駭。曼師道。這不行。不得。口中吐出蒲葵小葉。展一展。便是柄天生地化的魔王扇子。對着頭陀輕輕兩扇。這個風纔利害也。有詩爲証。

獵獵荒原萬木平。忽然板起勢縱橫。擎天日月吹無影。大地山河動有聲。跨鶴仙翁遺鶴墜。伏龍禪客帶龍傾。蓮花九品曾無恙。手托鴉摩一鉢輕。

毘邪那驚透。此羅刹女芭蕉扇風也。疾忙雙手捧定鉢盃。將口兒向着外面。可煞作怪。那蓋天盖地的神風。竟像破這鉢盃。一口吞了下去。不到些兒在外。只落得扇子緊緊。

拿着不曾被他吸去。鮑師乘這頭陀不備，暗取鹿角棒從空打下，却好的不偏不歪，無影無踪，也到鉢內去了。三位仙師大駭，曼尼道、帝師學的天書，從不會用着。今日好請來試之。鮑師道：「你不知道，古來皇帝到御駕親征，是勢窮力竭的時候，如何使得說猶未了，遂見雲端內有八九個小兒跳躍而來，請看書者猜一猜，是個甚麼。原來是鬼母尊的九子小天王。俗語云是鬼母生的九鬼子，這是混話。開闢以來，有太和之氣，便有殺厲之氣。這九子是煞炁孕結而成，不由人道爲鬼母收伏，所以爲鬼母之子。法身只像個四五歲的孩童，是生來這般小的。歷過千百劫，從不

外史

第九十回

七

長大，就是用起神通也，但能縮小，不能變大。小到極處，可以聚在針孔之內，个个都能現出三頭六臂，各有五般兵器。一件法寶動不動就要打佛罵祖，因此鬼母尊連他兵器法寶都收藏起了。尋常也不與他當下從北極回來，原是赤手空拳，陡見一座蓮臺，有個頭陀粧模做樣的九子，嗔心齊發，各顯法身，个个六條臂膊，九個便有五十四個拳頭，比小鐵鎚還很轟然，直下蓮臺，將這頭陀揪耳的揪耳，扯髮的扯髮，擡頭腳尖亂踢亂搗，迅雷不及掩耳。縱有神通，如何施展，身被極下了一個右眼。九子呵呵大笑，擎起他兩足，向下丟丟，可憐撇那寶花九品，顛落污泥，何當

飛出烈燄千尋忽騰雲霧且俟下文再演

南田曰白鶴道人之事未畢而忽到一金箔真人金箔
真人之事甫畢而忽現一志幻羽士如入山陰道上烟
巒疊嶂駭目驚神接應不暇乃志幻羽士之事未畢而
又突然有一火首魔僧此則三島一峰海上飛來從空
而下宇宙之奇觀止矣

書雲曰三仙師與毘那那闢法道術已窮若竟回宮請
於帝師或向別處又請救兵此西遊記筆也於此而欲
脫去軌轍從空別開一路大意人亦難措手不知作者
何由落想忽有九鬼子不謀而集似乎援刃相助而仍

外史

第九十回

八

如風馬之絕不相關者耶異哉行文之脉變化過於雲
龍巧幻過於海蜃吾不能端倪

又突然有一火首魔僧此則三島一峰海上飛來從空
而下宇宙之奇觀止矣

南田曰白鶴道人之事未畢而忽到一金箔真人金箔
真人之事甫畢而忽現一志幻羽士如入山陰道上烟
巒疊嶂駭目驚神接應不暇乃志幻羽士之事未畢而
又突然有一火首魔僧此則三島一峰海上飛來從空
而下宇宙之奇觀止矣



